

北斗文丛
宁珍志 / 主编

挎着炮药 兜子的人们

段守仁◎著

KUAZHEPAOYAO DOUZI
DERENMEN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斗文丛
宁珍志 / 主编

挎着 炮药 兜子的人们

段守仁◎著

KU AZHE PAO YA O DOU ZI
DEREN MEN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挎着炮药兜子的人们/段守仁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3

(北斗文丛/宁珍志主编)

ISBN 978-7-5317-2274-8

I. 挎… II. 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575 号

挎着炮药兜子的人们

Kuazhepaoyaodouziderenmen

作 者/	段守仁
责任编辑/	高 璐
封面设计/	丁末末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邮 编/	150010
印 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274-8

前 言

这本书是描述位于辽东山区一个有色金属矿山，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这段历史过程中，矿工们经历建国初期艰苦创业，十年动乱中排除干扰维持生产及改革开放中摸索前进的故事。作品真实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粗犷、朴实、善良的性格，以及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我之所以用“挎着炮药兜子的人们”作为这本书的名字，是因为炮药兜子原是矿山井下工人下井装炮药和小工具的工具袋。这种工具袋是一个敞着口、两边缝有带子，挎在肩上的白色帆布口袋，结构简单，实用耐磨。在矿区，这个兜子不但是井下工人的必备，时间长了，地表工人、职员，甚至企业干部也都用它上班装饭盒，下班买菜购粮，星期天上山采山货。挎着炮药兜子，在矿区是有别于其他单位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挎着炮药兜子的人们，也就成了矿区人的标志。

目 录

前言 / 001

一 接受重任 / 001

二 招揽盲流 / 008

三 品味工人情感 / 013

四 飞来的横祸 / 019

五 行政科长也饿肚子 / 024

六 严冬 / 030

七 开荒自救 / 035

八 借粮 / 039

九 初恋 / 043

十 温饱生淫心 / 047

十一 自力更生建家园 / 055

十二 不争气的远亲 / 059

十三 劳动光荣 / 065

十四 阶级斗争衍生的悲剧 / 069

十五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78

十六 暴风骤雨终临头 / 084

十七 群龙无首 / 093

十八 军宣队进驻矿区 / 100

- 十九 清理阶级队伍 / 108
- 二十 萧条过春节 / 116
- 二十一 三十元钱只买了三个梨 (离) / 124
- 二十二 杀鸡取卵酿灾祸 / 129
- 二十三 巧遇亲女儿 / 138
- 二十四 军宣队撤离 / 146
- 二十五 生死之恋 / 150
- 二十六 刘三子惹祸 胡天利感悟 / 159
- 二十七 雨过天晴 / 164
- 二十八 知识就是力量 / 170
- 二十九 老书记离休 / 176
- 三十 牛师傅去世 / 181
- 三十一 初当矿长受挫 / 188
- 三十二 改革遇麻烦 / 197
- 三十三 昙花一现的人物 / 202
- 三十四 再挑重担 / 208
- 三十五 第一代开矿人隐和退 / 214
- 三十六 新的难题 / 221
- 三十七 冶炼厂开建 / 228
- 三十八 矿兴我荣 矿衰我辱 / 233
- 三十九 冶炼厂投产 / 238
- 后记 / 243

一 接受重任

张思远从沈阳有色金属管理局兴冲冲地回到家里，一进门妻子就从他眼神中猜出他遇到了高兴事。他眉开眼笑，且哼着他高兴时唱的抗战歌曲：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的哪桩？八路军打仗为咱老百姓呀，八路军为咱们打东洋！

他这样兴奋，几个月来还是头一次，因为年初以来矿上地下资源已枯竭，企业将要关闭，矿长调到别的单位，只留他这个党委书记处理善后事宜。干部职工人心浮动，他们不知自己的命运如何，将来到哪里工作。守着一个要收摊子的破大家，心情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一次他到市委开会，正好看见庆祝“五一”的游行队伍，队伍前边是抬着的宣传标语牌子，上面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十五年钢产量超英赶美！他那时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人家在大跃进，可自己所在的企业要关闭，走向末路。此时，他的心情好像在战场上看见兄弟部队正迎着炮火向前开拔，而自己带领的部队却根据上级布置向后撤退。哪能不难受呢？

他的祖籍在山东半岛，他有一米八的个头，黑里透红的四方脸庞，说话带有胶东味道。当一九四〇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罗荣桓带

领下，由晋西南转战山东，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时，他参加了八路军。开始当文化教员，后来入了党，当过政治干事和政治指导员。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乘船从烟台经大连来到辽东，建立东北根据地。进入东北后他们先占领安市市，后因国民党部队的暂时强大，我军被迫离开大城市，化整为零，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他被任命为清原县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直到东北全境解放，他才调到这个日伪遗留下的铜矿当了党委书记。

在党的培养哺育下，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下，磨练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并赋予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具有远见卓识。他熟悉矿山每个职工，他对矿山的各类设施，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

到了晚上，他才把今天去沈阳遇到的令人振奋消息，向妻子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

距这里约五十公里西边山沟里，最近探明一个储量是老矿十倍的大铜矿，国家已批准开发。沈阳有色金属管理局决定由我负责筹备，人员以老矿职工为主，还要外调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今后可有活干了。不要说咱这一辈子，就是儿子这辈子也干不完哪！

“看把你美的，都不知哪边是北了！”妻子嗔怪地说。

“怎么能不美？像这样储量大的、品位高的铜矿，我们国家很少见哪！让我们遇上不是很幸运吗？”他抚摸着妻子的肩膀，亲昵地说。

“从今后我就忙了。到施工现场一住下，说不定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一趟，你就多受累了！”张思远继续说着，有意先给妻子提个醒。

“别说好听话啦！就是现在家里活你干了多少？还不是累我一个人！我看施工以前，你抽空去乡下看看干娘是真的，不然忙活起来，去看干娘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了！”妻子特意提醒他。

“那就这个星期日先去看她老人家。”张思远答应着。

他们的干娘是张思远在解放战争时期结识的一位当地农村大娘，她是游击区一个积极分子。一九四七年秋季一天，张思远来到刘大娘所住的村子，召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对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放哨的人跑回来说：有十来个国民党兵正向这个村子走来。张思远决定马上散会，人员疏散隐蔽，本村的人各自回家，张思远被刘大娘藏在自家的菜窖内。

这伙国民党兵是来村子里抓壮丁，补充他们的战斗减员，并没有发现他们的秘密会议。刘大娘的儿子没有跑，被国民党当壮丁抓走了。

刘大娘的老伴几年前就死了，守着这个儿子艰难地度日，现在儿子又被抓走，杳无音信，使张思远深为痛心。从此，张思远向刘大娘承诺，以后自己就是刘大娘的儿子，尽儿子的义务。解放后，张思远第一次发工资，就每月给刘大娘送去生活费，每逢过年过节，带着全家人去看望大娘。

当天晚上，张思远由于过度的兴奋，迟迟无法入睡，他想到领导仔细向他交待任务后并嘱咐他：“党中央制定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方针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到新企业的建设方针是：边生产、边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

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千方百计地早出矿石，然后才能建设矿山的各种生活设施，在能出矿以前为满足生产需要，只能做一些临时的、简单的生活准备。这样我必须准备多吃苦，多流汗，以身作则，同职工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共患难啊！

他深深地理解，制定这样的方针是基于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一百多年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及内乱的困扰，自然灾害不断，人民一贫如洗。国家筹集的建设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节约下来的呀，不能有丝毫的浪费，只有少花钱多办事，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新矿位于辽宁省东部清原县境内的西部山区，与铁岭、新宾毗邻。这片山区属长白山山脉的支脉，在众多山峦中有个最高峰，它像个雄鸡的鸡冠，故名鸡冠砬子，铜矿矿体在这鸡冠砬子旁边的山下。

这里是满族主要发祥地，清朝鼻祖努尔哈赤最初建都——罕王城新宾县永陵，离这里只有几十公里。明末清初著名的隆尔湖大战的战场也离这里不远，辽宁省主要河流之一的浑河上游就流经这里，鸡冠砬子位于浑河北岸。这里的农业开发较晚，周围山体水土流失较少，山上山下，植被茂密，郁郁葱葱。

张思远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只用一周时间，完成了工地班子的组建和人员配备，把建矿指挥部搬到离矿区不远的苍石站的临时木板房内，建矿的炮声开始打响了。

早上刚刚升起的太阳，难以驱散深秋的凉意。他洗漱完毕，披着一件毛衣，就告诉通信员刘群：你把老报销给我叫来。不一会儿，老报销就进了屋。

老报销是食堂管理员，名字叫吴有才，老报销是人们送给他的外号。

这个外号说起来是由一个故事引出来的——几年前吴有才刚由部队转业到矿山当食堂管理员，习惯过供给制生活的他，认为地方食堂也像部队一样，来客人吃饭记账就可以了，到月底拿着账本找领导批示就可以报销。月底他拿着这个月外来客人的菜单，来找主管生活的副矿长杨树基批示报销。

杨副矿长看着他拿来的账本和菜单，有些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杨副矿长不解地问道。

“这是一个月外来客人就餐的账单，请领导批示一下，我再到财务报销。”吴有才一本正经地说。

“怎么？外来客人吃饭都可以报销？是谁规定的？”杨副矿长反问吴有才。

“我在部队当管理员时都是这么办的。”吴有才听杨矿长问话的口气，知道地方和部队不一样，嘟囔着回答。

杨矿长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真是又生气又好笑。他沉思片刻，觉得这个管理员老实厚道，让他赔他也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就按特例报销了吧！下不为例。

“老吴啊，部队是供给制，矿山是企业，虽然都是共产党领导，但制度大不一样，这次就给你报销了，再这样就得你自己赔偿。”杨副矿嘱咐他说。

“这次犯的错误我知道了，下次决不再犯，请领导放心！”满脸羞愧的吴有才，不好意思地向领导表态说。

从此老报销的名声远扬，这件事被人们当成饭后茶余的笑谈，老报销成了吴有才和外号。老报销人人皆知，吴有才被淡忘在脑后。

“张书记，您找我有事？”老报销进屋就问。

“今天要去鸡冠砬子探查和确定建矿各项工程的位置和走向，你准备八个人的午饭和饮水，因公路还没修，汽车难以进去，坐你们食堂的马车去。”张思远吩咐着。

早饭后老报销的后勤工作准备就绪，以张思远为首的八个人，乘坐马车向浑河北岸的山沟里进发。开始顺着农村的大车道走，走了一半路程大车道消失了，只得沿着河道走，车轮不时被小溪中的鹅卵石颠起，坐在车上的人东倒西歪难以忍受，大家干脆跳下车，跟着马车走。到了山脚下的树林边，大车再也无法前进，只得将大车留下，徒步向山腰爬行。

深秋时节，天高气爽，蜿蜒起伏的山梁上，尽是原始森林，各种各样的乔木高耸入云，其间夹杂着各式灌木，脚下踩着多年腐烂了的落叶和上面的青苔。这里山上没有一处裸露的土地，满眼是一片绿色，其间夹杂着被霜打过的红叶，好像是一位美人儿，穿着一件绿色亮装，又绣上朵朵红花，鲜艳夺目。

在这群山之中，突兀一峰，峰顶是裸露出一截岩石，呈蔚蓝色，和上天混为一体，像只雄鸡的冠子，可以想象到，这就是鸡冠砬子了。

大家手攀木藤，脚踩青苔，一步一滑向上攀登。由于这些不速之客的侵扰，几只松鼠被吓得上下在树枝上乱窜并吱吱地叫个不停，一对喜鹊也喳喳飞起，附近的山鸡也咕咕地叫了起来。

攀爬人中有一位刚从某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叫季永昌，他出生在城市，又在城市长大，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山和原始森林。今天来到这里就像一次难得的山地旅游，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神奇，他不时地问别人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果，柞木、椴木、曲柳、山梨、山楂让他问个遍。他伸手摘下一个山梨，咬一口又酸又涩，又摘一串山楂吃，酸中带甜觉得好吃。

到中午回到停在小溪旁的马车前，老报销给大家准备的午饭是玉米面大饼和萝卜咸菜，外加一壶凉白开水，开水很快被大家喝完。“对不起大家，开水带少了，再渴就喝这里的撅尾巴茶吧！”老报销既抱歉又诙谐地说。

小季不知什么是撅尾巴茶，盯着老报销不知怎么好。别人告诉他：就是小溪中的自然水，喝时必须把屁股撅起来，脑袋低下去才能喝得到，所以叫撅尾巴茶。

小季听后自忖道：你们东北人可真幽默。

这广阔美丽的大自然，给季永昌带来了灵感，午饭后休息时间，他拿出日记本填写一首词，以抒发他激动的心情。

越调 爬山

山高水清林密，
松鼠喜鹊山鸡。
脚下无路寻觅！
青苔遍地，

开矿人怎攀你？

写完后，小季给大家吟咏一遍，大家异口同声说好，发现小季还多才多艺呢！

“这深山里没有路，我们这些人要走出一条路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的先人没有干过的事，我们就是这个事业的开路先锋。当先锋可不容易，必须有不怕苦不怕难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是！”大家一齐响应着张书记的话。

他们经一整天的奔波，确定了竖井井塔和选矿厂厂房的位置，公路、铁路、水源工程、高压线路的走向，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到临时工程指挥部。

当晚张思远想：新的矿山应该叫什么名字呢？矿名的确定酝酿了好几天，最终大家认为就叫鸡冠砬子矿合乎情理。

二 招揽盲流

沈阳南站出站口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熙熙攘攘。一个中等个儿的年轻人举着“招工”两个字的木牌子，等待着外地打工的农民到来。这人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眼珠子不时地左右转动，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心眼不少。他叫胡永利，是张思远书记爱人的表侄子，两年前他初中毕业，从河北来到辽宁找表姑为他找个工作。张思远看他有一定文化，安排他到人事工资科当了一名职员。

新矿开建以来，公路、铁路、水源管理、输电工程、竖井贯通、巷道挖掘，急需大量劳动力，特别是井下工种更是缺人。因为当地农民认为，井下工人条件艰苦且事故多发有一定危险，没人愿意应招，矿领导才决定让人事工资科到沈阳火车站招揽外地流入城市的农民，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盲流”。

这时从出站的人群中走出几个穿土布衣服、肩上扛着行李的青年人，向举着“招工”牌子这边走来。

“你们是哪个厂招工的？”一个操着山东口音有一米八左右的小伙问。

“我们不是工厂，是矿山。”胡永利答道。

“是挖煤的吗？”对方又问。

“不是煤矿，是铜矿。”胡天利又答。

“能吃饱肚子吗？”对方接着问。

“看你能干什么活，就是什么定量，一般的活吃四十斤，井下主要工种定量是五十六斤。”胡永利介绍着不同工种、不同的粮食定量。

听到介绍，这位高个子青年想：在家干农活一天才吃几两粮，连地瓜干也吃不饱，到矿山一天可以吃一斤八两，干得过！

然后他又把几个同伴拉到旁边，小声嘀咕一阵又转回来。

“你们矿在什么地方？”高个子青年代表一伙人又问。

“不远，坐上去吉林的火车，三个小时就到。”胡永利肯定地答道。

“那我们几个就到你们的矿山干活。”大个子青年代表大家作了决定。

“你们得想好，矿山可是在井下干活，又苦又累呀！”胡永利这么提醒，是因为以前到矿的盲流，有的只干几天，嫌矿山条件恶劣，就不辞而别跑掉了。

大个子青年又和伙伴们咬了耳朵说了几句，还是肯定说去，因为他们认为再苦也没有农活苦，况且粮食定量比工厂要高。

胡永利领着他们在车站附近小吃店吃了一顿饭，买了车票上车，晚上到达了矿山工地。

胡永利先让他们填写了职工登记表，然后给每人发了三天粮票和饭票，把这几个人领到坑口职工宿舍，交给工区领导。

这时胡永利肚子也饿了，他又不想吃食堂按增量法做的玉米面发糕，所谓增量法就是发面时多加水，做出的发糕看起来量多，吃起来水拉巴唧很难吃，和吃饭没吃饱再喝一肚子水一样，是自欺欺人的法子。他想这几天跑掉工人的工资还没上缴，不缴谁也不知道，不如上饭店来个清炒肉，再来二两白酒，既好吃又解馋。他带上钱刚要出门，大个子青年返回了他面前。

“我说胡同志，刚才给我们的粮票是不是不够数？”大个子青年

问。

“怎么不够数？每人一天一斤半！”胡天利不耐烦的样子。

“你不是说井下主要工种是一斤八两吗？”大个子青年反问道。

“你不是还没开始干活吗？开始干活就给一斤八两！”胡天利提高了声调。

“这个小盲流还真不好侍候！”趁大个子转身后，他小声地发泄着对大个子的不满。

“你说的是什么话？盲流怎么啦？不和你一样都是人吗？”他的不满意的话，声音虽小却被大个子听到了。

胡永利见大个子青年火了，他再没说什么，关上门，到饭店去了。

这个大个青年叫李守田，是山东省沂水来的盲流，他家是我国传统的农村大家庭，有爷爷奶奶老一辈，还有父亲一辈，他是家族的第三代，全家几十口人一切都是爷爷说了算。祖父是抗战时期的民兵队长，在村里有较高威信，人老以后社会活动不参加，专门主持这个大家。

李守田初中毕业参加了农业生产，当了大队团支书，他二叔是党支部书记，这个二叔对待自己的侄子多是家长式态度去领导。李守田对他并不服气，认为他二叔并非都是正确的。去年农村搞大跃进，二叔为了当先进虚报了产量多交了公粮，自留粮不够吃，今春就闹了饥荒，遭到爷爷的大声责骂。

来矿前二叔又命令侄子李守田带领青年突击队到几十里外去拉铁矿石，回来给村子的土高炉炼钢。李守田心里不满又无话可说，带着十几个青年人，每人推一辆独轮车，早上只喝了一碗地瓜粥上路了。当他们走到火车站附近休息时，几个小青年你一句我一句地发起牢骚来，这个说天天吃地瓜哪有劲干活？那个说干脆跑出去当工人算了，怎么还不混饱肚子？又一个说我表弟就跑到东北，前些天来信说找到了工作，可以吃饱肚子。

一番七嘴八舌的议论，使李守田动了心，他想年轻人应该走出去闯一闯，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在村子抬头低头就是那么点地方，将来有什么出息？

他有山东汉子倔强的性格，又是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他也想到老辈人常说的在家千年好，出门一时难。可在家有什么好？地瓜吃够了，到外面难是难，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愿意跟我一起闯关东的站起来，不愿意的把车子推回去给家里带个信，告诉家里人别责怪我们！”他经过思考拿定主意，站起来向大家宣布。

结果有五个人愿意跟着他闯关东。就这样，他们偷着爬上开往东北的货车，挨冻受饿地来到了沈阳。

李守田一伙人被分配到坑口掘进区，住进了临时职工宿舍，这所谓的宿舍，是在山边一块平坦处盖起的几栋简易平房。它虽然简陋拥挤，但总可遮风避雨，比起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冻，受人白眼要好多了。

第二天区长陈忠为他们开了会，介绍了建矿的情况，进行了井下安全教育，最后鼓励大家：别看现在条件差，过不了两三年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现代城镇，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需大家辛勤劳动，努力工作！

陈忠区长三十来岁，和李守田个头差不多，有点水蛇腰，是个诚恳的老实的干部，后来李守田知道区长是个中专毕业生，来矿工作已好几年，采矿技术上有一套。

李守田的师傅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老矿工牛师傅，当区长领着李守田到一个掌子面介绍给牛师傅时，牛师傅刚打完眼，正在抽着旱烟袋休息。

“牛师傅，给你送来一位助手，你岁数大，抱着机器干一个班太累了，这回让你轻松一下。”李守田听出区长对这位老师傅说话相当尊重，他想这个牛师傅不是一般人。